

## “吉儿安娣”

(一)

那只狗总跑在她前面，有时绳索牵着，有时绳索就拖地上。

狗的模样挺怪趣的，白皮短毛，毛色光鲜，间中夹缠着黄褐斑。就是一般的土狗，却长得小，身長不过一尺半；腿又特别短，浑圆的腰身几乎擦地，远远望见，小屁股一颠一颠的，像一条贴地蠕动的肥虫。

那狗一下楼，撒腿就跑，她就踉跄着小步子追，一边不断的“吉儿”“吉儿”地喊！

因此，邻居们和她打招呼，就都叫她“吉儿安娣”。

“吉儿安娣”也长得矮，六十几岁的人只有 120 几厘米。左肩背有异样的驼突，致使右肩倾低。看来是天生异形，而对她行动倒没什么妨害，三天两头的常见到她在附近遛狗。晚上几个人在小公园里步行，一边走一边聊，她都能跟得寸步不离。

步行闲聊是一种散心，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从来不缺话题。讲柴米油盐，讲孩子补习，讲屋价飙升，讲公交拥挤，讲 SMRT 的被罚款，讲“邻避”，讲赌场，讲林新邦黄文艺……

“吉儿安娣”总是听的多。她能说华语，开口就“是啱是啱”。可能她识字不多，跟着大家因此能知道她生活圈子以外的一些事。跟着跟着，大家也把她看做一伙了，有时我下楼前还先给她拨电话。

那天她又脱口“是啱是啱”——大家正谈到网络上热议“新加坡狗比人多”的话题，个个愤愤不平。她的“是啱”显得格外动听。然后她把跑前的“吉儿”喊住，出人意料地说：“真的狗比人多也没不好啊！”

大家不觉都立住脚步。她又慢腾腾地接下去：“拿了大家的钱读书还骂人的不是个大学生吗？‘吉儿’就不会那样。”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嗨！大家又骂开了：真是的，世风日下啊！猪狗不如啊！

我旁边的陈香也“是嗨是嗨”虚应着，脸色却有些异样。路灯昏黄，大家也没怎么注意。

九十年代南来，对事关新移民的话题我一时还难厘清自己的心绪。孩子都进了中学，先生有一两回不经意的问道：“还不考虑入籍？”我轻描淡写地反问一句：“等不及啊？”再故作轻松的抬下巴笑。

当初从福州过来读书，选了看护的专业，结业后就一直在医院服务。然后结婚、生子……永久居民的回境证更新了不止两次。老爸老妈都先后搬来了，福州老家就剩一栋空房子……十几年安安稳稳的为人妻当人母，我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会不在这里生根落户。

记得 03 年闹“沙斯”那阵子，在医院里工作，感受着加倍的压力，穿制服出门，截不到德士，身边人闪避……那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最最操心的是家里两个 4、5 岁的孩子。我爸妈不止一次拨来长途电话，半夜里老公也曾啜嚅着商议：“要不，安排孩子到福州乡下避一避……”我沉默着，心乱如麻！但，真的，心底里并没把那里当成一条退路。我很清晰：家，就在这里。

可怎么说呢，要我去申请成为公民，换来一张粉红色身份证，毕竟还缺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。心底里潜流般的那番莫名的拉扯，挣扎，我干脆回避。不掂量反而少干扰。讲华语时，南方口音再习惯了穿插几句“and than”“shopping”“再 call 我 ho”什么的，没人当我是外人哩！

陈香就不一样。听我这么说话，大不以为然：“你这讲的什么华语？！‘菜市场’不叫叫‘巴刹’，什么 call 我 call 你的，白白受了国内十几年教育！”

她住我隔壁座组屋，几年前在老家离了婚，带着儿子过来当陪读。彼此知道是老乡后，自然走得近。三不五时的拿过来她做的家乡口味，一边吃，一边念：“哎哟，要吃上家乡味多么难！听说哪里哪里的福州蚝饼多么好多么好，一吃，差天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差地。我们那个叫海蛎饼咧，这边到哪里去找新鲜的海蛎？”然后困惑地望住我直摇头，“很难想象咧，你可以这里一住十几年。”

我无语。

她说起她的盘算，一等孩子 JC 毕业，英文学好，哪里不可以去？说着，习惯性半抬了抬下巴：“这地方，又热又粘腻腻，受不了这鬼天气！一天到晚像穿着件湿衣，怎么长住？”

她孩子争气，来没几年，成绩就名列前茅，小学五年级受邀申请成为永久居民。她说，等要临 NS 时才放弃。还说，他哥哥一家早就在美国定居。我想：人往高处嘛不难理解。即便这里，每年不是也有不少人向外移民！

连“吉儿安娣”都在寻问：“谁要我啊，我也去呢！”

那时她说起白天地铁上看到的一场争执，听老人喊“你们要把我挤出新加坡啊！”她讶异地向我们睁大眼睛：“是啗是啗”，然后若有所思，“这么多人，能被挤出新加坡也算好命啦！我小妹的孩子去了澳洲读书，在那里做工，现在要接一家人都过去住。谁要我啊，我也去呢！”言下不胜羡慕。

我心想：稳定的不知流离的苦。漂洋过海的不说，前些年，我在这小岛上当流浪族，一年半载的拖着家当四处转移，赤道的午后，劈头就来一场雷阵雨，淋你个措手不及！那时多渴望有一个安宁稳定的栖身之处！眼下的安定，真觉是熬出头了，身在福中要惜福啊！记得小时候爸妈常说：“七溜八溜，不离福州”，我这一溜也够远的，还要去哪里啊？她们却向往搬迁！真是人和人不一样。

医院里近年来总有老家来的一批批年轻的护士，受训一两年结业后，许多一回国就不见踪影！为什么不履行合约留下服务？她们倒也实话实说：我熬两年，不就为那张专业证书吗！哪里的薪酬高，就哪里去！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我耽虑重重的流动、迁徙，对她们却是生活的常态、机遇。

陈香困惑的眼神一次次俯看着我，也许我的心境真是衰老了，比“吉儿安娣”还不如！

“吉儿”溜前面去了，两三个小孩兴奋地围上来，蹲着逗弄。后面跟来的年轻的父母，挥摆着手连声喝止：“嗨！不要，不要！这不是‘吉哇哇’，当心它有传染病！”

### （二）

太意外了！医院里竟有人给我送花！

听这么一说，在小公园步行中的几个人，神情就像当时的我，一脸的错愕和惊诧。

午后到医院接班，柜台同事就捧给我一大束鲜花，说：“送给你的。”

在医院工作多年，也不是没接过送花的，可都是送给工作小组，点名送我这是头一遭！望着五彩缤纷灿烂夺目的花朵，中间几朵百合，郁郁幽香熏得我有点儿眩晕，怎么回事？

“是第十病房二号床位送的。”同事眼里透着艳羡，“她中午出院，离开前吩咐孩子一定要送你这一束花。”

哦，是她——同事们口中那个脾气怪癖的老太婆！

近年来医院的日子越来越忙碌了，越来越像商场那样扰攘，拥挤。到医院看诊、留医的老人日增，她就是在一个下午被紧急救护车送到这里。平时给病人们量体温、测血压、送药，我也没怎么注意常常处在昏睡中的她。

直到那一天，我突然听到病房里传出来嘶喊——

“你们做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听得懂我？”分明是福州话。我连忙跑进去，见她已从床上撑起，半边身子落地，一只手捂着胸口：“我脚无力，我头晕，我要死了！”旁边几个年轻护士，好像鸭子听雷！有人还斜乜着眼，小声用英语嘀咕。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我赶紧用福州话安抚她。几句简单的家乡话，让她顿时沉静，她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望着我，眼里隐隐泛着泪花。

其实我只不过尽了自己的职责，与病患好好的沟通。接受这份外的感激，使我真有点过意不去。她家人不常来，我有空就过去和她聊几句。在她住院那些天，只要我值班，医生巡房，就得我充当翻译，日常的护理，二号床位成了我的专区。因为她只会方言，不会英语，也不会华语。

“是啲是啲！”“吉儿安娣”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“在这里啲，不会英语，又不会华语，真的很惨咧！”

一边弯下身子，摸摸脚边小狗的头，说：“连‘吉儿’都要听得懂华语呢！”

又说：“Lucky 啊！我小时候读过住联的识字班。不然……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识字班课室就在演大戏的戏台上呢！”

“那花呢？”陈香总觉得“吉儿安娣”的话无趣，连忙打岔，“带回来家里了吧！”

“是啲！这么一大把，一定很贵咯，”“吉儿安娣”突然伸手抓握我上臂，“最近你瘦了咧，送花不如送你鸡精补身体。”

### （三）

“吉儿安娣”在场，要不“是啲是啲”就难得引人注意；她不在场了，也要好一段日子才让人察觉。问起，一时大家面面相觑，都说时间真快，有个把月没看见她了！

有传工作时受了伤——我这才知道“吉儿安娣”在办公楼兼差打扫卫生；有猜测可能卖屋搬家了呢，眼下屋价真的不错；有说是去旅游，还是…去做陪月了，谁谁谁在新山关卡遇见过……

搬家大有可能。其实我与“吉儿安娣”就住同一栋组屋，只是上下用不同的电梯，见面却要在小公园里。记得我搬来的那一天，她弯腰在楼下捡纸皮，见我手上大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包小包的，主动问候“搬屋啊？”态度真诚亲切。当我把搬家用的纸箱清空后，想到也许她会要，还敲过她家的门。

去旅游我看就未必。几个月前我给家人买了票，要随市理会的人过海去乌敏岛一日游。先生却临时有事去不了，我邀了“吉儿安娣”。她很兴奋，说许久了第一次走这么远，还坐船。

我说：“你不出国旅行吗？”

她仰着头问：“新加坡那么多地方都没走透，还去外国？”

那天“吉儿安娣”玩得很开心，望着高高的椰子树，一丛丛的榴槤树，红毛丹树……滔滔不绝地讲起她住山芭时的情景。看见几只野猪在香蕉树头刨泥土，尖尖的嘴一耸一耸的，她和我那两个长得差不多她一般高的小孩兴奋地喊叫……“那时候，我们家四处都是果树，菜地，吃什么木瓜啊、香蕉啊都不用买。还有满地的鸡鸭猪，还有鹅，哈哈！”还模仿鹅看见陌生人，伸长脖子追赶着用喙掐人的情景。两个小瓜“没大没小”的和她玩成一片……看到岛上那个仅存的街戏戏台，她眼里焕发神采：“偌，偌——那就是我识字班时上课的课堂！”

我深深吸一口四周绿色丛林的气息，郊野的微风，涤荡着我身心堆积的市嚣和尘埃。想象着几十年前小岛国乡村的恬静……我怀念起儿时在家乡的光景……

从乌敏岛回头已是薄暮时分，海天苍茫一色。小船艇的“摩多”声，混夹在哗啦哗啦的浪涛声里，宛如轻柔的鼾声。孩子在我臂弯里沉沉睡去，我在摇荡中感受船底墨绿色的海水，默默思忖着它们要流向哪里……而我的船只却向不远处的灯火靠岸。

回来后的一天夜里，“吉儿安娣”突然出现在我家铁门外，说来还我买票的钱。我挥挥手说不必。她说不可以。一张五元钞票在铁门框格里推来推去。

“你不把我当朋友啊？”我故意板起脸硬着语气。没想到她竟然“哗”地哭出声来，哽咽着一叠声道谢，倒叫我一时慌了手脚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？

## 《“吉儿安娣”》

脚边的“吉儿”用鼻子触嗅着门口地上的鞋子，好像辨识到熟悉的气味。短短的尾巴摆个不停……

所以，那天在兀兰关卡，当听到人潮中有人喊我，一见竟是“吉儿安娣”，真是又讶异，又欣喜：“你也出国旅游啊？”

“我去看中医。”

“哦！这么远，出国看病？”

“是啲是啲。来针灸推拿啦！我做工伤了脚，他们只赔一点医药费。几天就要看一次医生，政府医院也很贵，去新山比较省啦！”

“这一阵子，在请病假啊？”我望住她，想从她晦暗的脸色中寻回乌敏岛当日的阳光。

“没，没有啦！”说着低了头，像在打量脚上的伤，“公司叫我不必回去了，已经另外请人……”

——突然想起陈香前几天拉我去莆田餐馆吃兴化米粉，庆贺她找到一份兼差。她说他老板好精明，同样一份薪水，却懂得辞旧迎新，提高生产力。

我别过脸，怕和抬头的她打照面。身边人潮喧哗，话音像泡沫，浮泛、消融在沸腾的浪潮里。

“走吧！现在我一个礼拜出国两次呢！比你们还多。”说着摆了摆手，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出境柜台走去。

几天前，在楼下远远见到“吉儿”，以为它主人就在附近，就凑前去。却只见“吉儿”低头猛吃有人置放在地上的猫食。我走靠近，有人从旁边的角落现身，呼喝着驱赶“吉儿”：“咳咳，走开！走开！不是给你的！”还作势要打。

“吉儿”也不吠一声，一颠一颠地跑开。走过我脚边，还在我鞋尖轻轻一嗅。我陡然发现，满身泥垢的它，已经瘦骨嶙峋。（4445字）